

梁士地

馮沁英

中央社会主义学院
图书馆
★ 藏书 ★

染血的土地

冯德英 著

染 血 的 土 地

冯德英 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）

一二〇二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$18\frac{1}{2}$ ·插页 3·字数 412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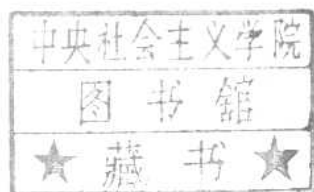
1986 年 10 月第 1 版·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7,000

书号 10137·169 定价 3.15 元



冯德英近影



作家小传

冯德英，一九三五年出生在山东省乳山县冯家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当过儿童团长、少先队队长，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，读完小学五年级。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在部队历任报务员、电台台长、无线电雷达指挥排长等职务。

冯德英是在革命战争环境里长大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。一九五二年在部队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时，他读完了初中的基本课程，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。五三年开始业余练习写作，五五年着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。五八年起先后在总政宣传部、空军政治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。

他的作品，除一些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特写、评论、话剧、电影文学剧本外，主要有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（1958年出版）、《迎春花》（1959年出版）、《山菊花》（上、下卷）（1978、1982年出版）。

一九八〇年，他转业回山东省工作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副主席、济南市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

主要人物表

- 杨日昌——中共杨家寨村党支部书记
玉 冬——日昌的二女儿
玉 秋——亦名杨婕，日昌的三女儿
玉 春——日昌的小女儿
玉 林——日昌的大儿子
玉 德——日昌的小儿子
杨日顺——老贫农，军属
大 俊——亦名孔庆仙，日顺的二儿媳妇
孙树礼——贫农，烈军属
树礼媳妇——农村妇女
孙树祯——树礼的弟弟
李书国——解放军复员炮兵排长，乡民政助理
李书忠——书国的哥哥
蓉 子——书国的姐姐
明 霞——蓉子的女儿
踹三脚——真名江桂枝，军属
老化石——老贫农
汪明斋——老中医
汪秀芹——明斋的女儿
吴新怀——马家集乡乡长
刘天明——马家集乡党委书记

吴新恒——新怀的哥哥
于秀娥——新怀的嫂嫂
孙明光——残废军人
王瑞化——小学教师
史素青——烈士遗孀
孔庆芝——玉冬的保姆，大俊的堂妹
刘成仁——县委书记，玉冬的丈夫
林素婷——成仁的前妻
李维程——县委组织部长
袁 芳——县医院党支部书记
宋书记——成仁的前任，袁芳的丈夫
潘队长——玉冬在部队时的上级，红军女战士
季文广——玉冬所在部队的科长
应 菲——玉德的女战友
高庆生——玉德的战友
司徒矛——玉德的战友
孙 皓——玉德的朋友
白 立——玉德的女朋友
欧阳峰——杨捷的恋人，留苏学生

第 一 章

……女人的纤细身子在月亮地里一出现，就匆忙地闪进墙根的阴影里了……

月亮，十五的月亮，一九五三年阴历六月十五日的月亮，从东海中升起来时，还裹着一层雾霭，显得又红又大；当它爬到山头之上时，变白变小了，可更加浑圆明亮了；一旦它挂到村中大槐树的梢头，那圆圆的银光四射的月亮，宛如一盏天灯，白晰的柔光刷清了万里苍穹，亿万大大小小的星斗便失去了光泽，只有几颗特别顽强的星星在灰蓝色的天幕上闪烁。这个时候，那山，那川，那村，整个昆嵛山地区，都沐浴在幽静的银白的月色中。

杨家寨座落在昆嵛山前怀、黄垒河南岸。全村一百余户人家，这在小村星罗棋布、大村百里少有的昆嵛山区，属于中等村庄了。村庄南面紧靠一座黄土岗，村西头有条从南山伸出来的小沙河，南北河堤上满布着柳杨杂树，村外来人，远远地先见树林，上了河堤才见村子。

杨家寨村西头有条四幢茅草房组成的小胡同。胡同的西面隔着些打谷场、菜园子，再就是西沙河的堤坝。这四幢茅屋住着三家人，三家人都有当八路军的，打从抗战时起，村里人就

顺嘴叫它八路胡同，久而久之，也传到外村去了，十里二十里，许多人都知道杨家寨有条八路胡同。

八路胡同西北一家姓孙，四间正屋住着孙树礼夫妻和两个孩子。孙树礼的弟弟孙树桢是早年当八路军的，父亲在区上当炊事员，四二年日寇大扫荡中牺牲在马石山上，大妹四八年参加工作也走了，二妹前年上的新疆。东北一家住着三间茅草屋，主人杨日顺的两个儿子四二年参加了八路军，家里还有个二儿媳妇，叫大俊。这两家的院子连着的南面，便是杨日昌家。他家房子东西两幢，严格地说东面菜园里那三间是草棚子，不过不断加上些土坯，装上粗劣的木棍做窗棂，勉强叫房子罢了。杨日昌家的人口最多，在家里的人却最少：日昌和他的小女儿玉春，玉春今年虚岁十四。

八路胡同的三家人并不沾亲带故，有的还是两个姓氏，不过正象俗话说说的，远亲不如近邻，成天在一块过日子，三家人谁对谁都不锁门，南北的窗户成了交往的枢纽，不仅互相呼唤、交谈，借还东西，时常干脆从窗户上你进我出，省力省工省时，且还过往亲密。抗战爆发不久，胶东共产党组织在昆嵛山东部文登县的天福山举行起义，成立“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”，当地人称“三军发起”，抗日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昆嵛山区。杨家寨有了第一批地下共产党员，杨日昌就是三人中的一个。父亲“红”了，染着了大女儿玉夏；玉夏牺牲，大儿子玉林参加八路军，南邻走了，北邻也呆不住了，玉章、玉常兄弟先后从地主长工屋参军走了，孙树桢也被从苗占奎的杂牌队伍里找回来，换上了八路军的军装，接着，玉冬参军、玉秋参军、树礼的大妹秀玥参干……到玉德参军为止，八路胡同出去九位干革命的，而在他们的带动之下，全村走了五十九人。

八路胡同三家人剩下的男女老幼八名成员，是一个生产互助组。互助组这个生产形式，在这一带自抗日战争开始实行减租减息、土地出让政策时，就逐渐地出现了，到了一九四五、四六年间，这里又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，穷人的地多了，牲口、农具不足，参军、支前，又使劳力极缺，政府号召，人们乐意，互助组陆续地多起来了。目前大多是季节性的，临时性的：春耕秋种时在一起互助，平时各干各的；今年你和我，明年我和他，春此秋彼，就看各家的结合、劳力和畜力的变化了。八路胡同互助组，从抗战起就没有断过，成员一直也无变化。按土地，这三家是富户，他们都是土改时的重点分田户：赤贫、军属、烈属，分给他们三家的地主富农的土地，多数是挨着的上好的土地。但论人力就差了：三家现在剩下的八口人，杨日顺快六十岁了，体弱多病，再就是儿媳大俊；杨日昌五十出头，干庄稼活是强手，可身板一年不如一年，腰痛、胃疼时常发作，加上他是村党支部书记，工作紧了几天下不了地，玉春年少，还在上小学；唯一的壮丁孙树礼，不到四十岁，长得也浑粗溜直，不过他担七八十斤的挑子还呼呼直喘，加上有个好吃懒做的毛病，往好上夸算大半个男劳力，好在树礼媳妇能干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家里家外活不耽误。说畜力，他们更可怜：只有杨日昌家有头灰毛驴，还是抗战年间贷款买的，老牙口了，犁起地来，轱上一边是毛驴，一边是人，老毛驴时时拉不过树礼媳妇……

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互助组，为什么能多年坚持下来呢？一是他们朝暮相处的感情联系，二是八路胡同给他们带来的共同荣誉感，三是有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杨日昌。矛盾的普遍规律，八路胡同也是逃不过去的。在这里起矛盾的中心人物

是孙树礼。有多少次，两家杨姓的成员被孙树礼的懒惰、无理气得没法忍耐，要把他开除组外，都被杨日昌说服了。有几回连树礼媳妇都哭着骂道：

“这个懒人！没药能救啦，大叔呀！别要俺家啦，俺老叫你两家吃亏……这个懒货！把俺妈陪送俺的银镯子翻出去卖了，跟人去海上贩对虾，一个钱没挣下，还欠下一旋饥荒，误了一集^①工，俺才说了两声，抓起头发就打……俺要和他分家，带着孩子单过，叫他死了，也没人挖坟坑……”

孙树礼的懒惰、酗酒，在村里是出了名的，但因为他是著名的八路胡同的人，谁也不去得罪他，有的当面还奉承几句。为了使孙树礼不致出大事，帮助他家过下去，也为了维护八路胡同的团结，杨日昌坚决不答应将他开除出互助组，其余的人，虽然有时气得肚子发疼，也不好再多话了。

那么，这三家人的互助组，为什么没有新成员、多年一色不变呢？这原因也有三：富裕的人力畜力都强的户不愿意来参加，怕吃亏，是其一；有些人担心沾上这个“红胡同”的颜色，各方面也得跟着进步，不情愿，是其二；这第三条，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，倒是孙树礼。

别看人们——包括他的媳妇都看不起他，他孙树礼自己对自已的评价和众人却大相径庭。他没有别的任何资本，唯有门楼底下一块“光荣牌”。就凭这个，他是烈士的儿子，老八路的哥哥，跻身于八路胡同，不论在村里的大会小会上，在集市数百人面前，他都敢大声嚷嚷，哪个群众敢顶他？哪个干部敢向他耍态度？没有，一个也没有。战争那时期，到外村外地是要持

① 这里五天为一集日，人们好以此计算日子。

通行证——村政府的证明的，唯独孙树礼出外不用拿，他一说他是杨家寨八路胡同的，站岗放哨的妇救会、儿童团便肃然起敬，他也大模大样地扬长而去……哼！八路胡同，这是块宝地，三家门楼三块光荣牌，映得胡同红光闪闪！有谁想挤进来沾光吗？没有门！不答应！如此这般，虽然有几户想参加进来，杨日昌他们也想吸收，无奈互助组的结合要各家自愿的，孙树礼坚决反对，又不好把他推出去，只得依顺了他。孙树礼越发自得，处处事事为八路胡同争高低，俨然是三家的代言人了。

直到今年春天，三家人的互助组又多了一家，旋即给八路胡同增添了新的色彩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一场巨大的震动。

这第四户成员叫李书忠，实际上是他弟弟李书国叫他参加进去的。李书国是富农成分，那是土改时给定的，他家的土地比一般中农多，他父亲李殿坤在旧中国当过闾长，欺负过人，所以土改时分了他们家的部分土地和一幢房子。后来核实成分，按政策规定，他们家的情况划富农差一点，定富裕中农又高了一点，弄来弄去没有个定论，但在人们心目中，他们家就是富农，分出去的土地房屋，他们没出来争辩，也没有退还给他们。所以，一提到村中间槐树底下的李家院，人们认为那是外人。他们家有头大黑草驴，李书忠又是干活能手，却一直没没人乐意跟他家互助。

李书国从小学高年级毕业之后，在邻村小学教书。一九四六年大参军，他报了名，开始两次被筛下来，后来要兵的数字越来越大，对家庭成分要求得也不那么严格了，李书国就被录取走了。他在部队上挺顺利，作战很勇敢，又有办法，五次立功，迅速地从战士、班长升到炮兵排长。他的右腮上有道好长

的伤痕，闪闪发亮，红脸先红疤。今年春初，李书国复员回村来了。村里人议论纷纷。有的说他成分不好，让军队减下来了，不然他有文化，又没受大伤大残，怎么能叫回来呢？有的说他思想落后，恋着家里的白脸蛋子媳妇、大小子，不想当兵了，自己请求回家来的。虽然，人们都知道李书国当过炮兵排长，中共党员，立过功，受过伤，但总感到他身上有哪点地方不大光彩，对他的看法就不象对和他同等境况的人一样。比方人家李大田，脸上也有伤疤，胳膊打掉一只，复员回来很快被选为村长，人们看着他不平衡的身体，都肃然起敬，老远迎着和他搭讪，目送他的后影……李书国的境遇就大不一样了，他回村几个月，赶着和人家说话，人家还不自在，压根儿没人想到选举他当干部；还是前些日子，上级来的指示，调他到乡政府当了民政助理。

书忠、书国弟兄一直没分家，中间还夹个书国的姐姐，早出嫁了，书国参军以后，家里全由书忠支撑，养着书国媳妇母子俩。他们家虽是军属，因为有人力畜力，更加那种成分，不给代耕，任务急了、重了还得摊上支前的活计——这是任何成分都不讲的了，本村没有人乐意跟他家互助，农耕时李书忠就去外村亲戚家借牛成犋种上地。这种生活一直过到李书国复员回来。

书国一回来，就成了八路胡同的常客。当然，开始他是进出党支书杨日昌的家门的。很快，他在胡同口就遇上一张不友好的脸，轻蔑地注视着他的眼。

“树礼大侄，你吃啦？”

“俺也不是木头人，这晚了还饿着？”孙树礼左手抹腰窝，右手摸后脑勺。

“大侄说话真开心!”

“开心? 开膛才过瘾! 我说书国叔, 你张口闭嘴说热话, 怎么不问问, 俺那个亲亲的兄弟, 如今在军队干了么样的大干部?”

“哦, 树桢侄是四一年走的, 和玉冬前后脚……”

“比玉冬早, 比玉林晚点, 八路胡同第二名八路军! 你那会子干什么去啦?”

“念书呗……”

“落后知识分子!”

“树桢是老抗战干部啦!”

“你说有多大吧?”

“我们师长是老红军时期的……”

“再往大里猜!”

“难道树桢是兵团干部啦?”

“对啦, 是团级干部, 比你上级大!”

“兵团比师大, 团级比师……”

“都比他们大! 看看你, 听说当了个放炮排长, 又叫人家赶回家来了……”

“我是复员回来的……”

“哼, 反正都一样, 你家的光荣牌也摘下来了。”

“摘下来了。”

“俺这八路胡同三家——”

“三家军烈属, 都光荣。”

“那你来……”

“我来借借光, 脸上也亮堂!”

“看你小子, 脸上的伤疤真红光光的啦!”

“树礼，往后你得多教导教导我，我早知道，你是挺会教导人的！”说着，书国递上一包香烟。

孙树礼要从里面抽出两支，不想对方全包塞到他手里，满脸笑成纹。

第二天，李书国在孙树礼门口碰上一张笑脸，遇上一双亲热的眼睛。第三天，他已被主人请到炕头上，谈话之间，把孙树礼喜得抓耳挠腮，逼媳妇快快炒花生吃……

同杨日顺家的接触，用不着书国费舌头和香烟，公媳二人巴不得见到回村的各类军人，因为日顺的两个儿子从四七年孟良崮战役后，至今六个年头了，杳无音讯，公公和儿媳悬挂儿子、丈夫，盼着有人给他们带来希望的信息。书国不等他们张口，就主动给他们讲部队大规模作战，各单位失掉联系的重伤员不少，被陌生部队和老百姓救走了，养几年伤，再找回来的事情。他讲了许多例子，曲折迂回，各色各样，听起来象真事，其实绝大部分是他自己想象的，根据需要编排的，好使日顺和大俊得到安慰。不知他达到预期效果没有，反正见他们脸上有明朗的表情，他就暗自庆幸。回家写了十八封信，给他的战友，给玉章玉常原来的部队，给村里在南方部队的军人，要他们帮助打听这两个军人的下落……没出十天八日，日顺和大俊，就觉着李书国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亲近人了。

当然，李书国最早进八路胡同，是奔杨家门的。李书国回到家刚放下背包，没等媳妇把烧水的柴草点着，就大步赶到杨日昌家里。

“大哥，党支书，这是我的党员介绍信、复员证明。”

日昌接过来，看着他。

“好，好！你在队伍上干得不孬……你上县民政去了？”

“从县上来的。”

“他们怎么说？”

“回村安心生产。”

“没说安排你脱产的工作？”

“我没重伤，不是残废。”

“哦，你等着吧……”

杨日昌当然不会冷落立过功的共产党员、复员炮兵排长李书国，而且是他多次向乡上推荐才使李书国后来当上乡里民政助理的。日昌的小女儿玉春，十四岁的五年级小学生，很快被书国迷住了。这个三十五岁的复员炮兵排长，他那黄土色旧军装底下，高个子驼背里，简直都是仓库，贮藏着那么多知识，南方北方，人间鬼域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，他没有不知道的，更加那两片大嘴唇，敏捷地翻动着，话声象河水似的，从两排整齐的大白牙中间，滔滔不绝地往外流，向人耳朵里灌，听得玉春着了魔，见了他就缠住不放。更有甚者，书国还带回几本小说书，这是玉春从来没见过的书，把她看得象掉了魂，几次边烧火边看，烧干了锅，饭焦得象火炭，小姑娘直感到对不起父亲……

春耕开始了，李书国把他家的大黑草驴拉到田里，和日昌家的小毛驴配成一轱，他一面和八路胡同互助组的成员说着闲话，一面叫哥哥李书忠扶犁耕地，自己同孙树礼、日顺撒开了底粪……这一切，宛如变戏法似的，进行得那么迅速，互助组的人们谁也没感到不自然，仿佛李家早就是他们的成员了，连那一大一小两条草驴，也搭配得非常融洽，一停下来就互相亲着头脸，吃料时互相推让，和一对老姐妹一般。

为了节省往返路上的时间，这一带素有给田间、山里干

活人送中午饭吃的习惯，有时早上饭也送，尤其在春耕秋种、拔麦割豆刨地瓜等大忙时节，几乎家家户户皆然。成立互助组之后，一般是给谁家干活，由谁家负责送饭。这天，互助组在西沙岭给李书国家栽地瓜。由于春雨小，墒情欠佳，为了保全苗，要向苗窝里浇水。这样，除去孩子，老婆，劳动力全来了。李书忠扶犁，书国撒粪，孙树礼刮垄，日顺栽芽子，大俊和日昌从河套里担水到地里来。劳动是非常紧张繁重的。天近正午，送饭的来了。树礼第一个跑到地头，刚要蹲下身去掀饭篓子，突然愣住了，盯着送饭的女人，惊奇地问：

“你是谁？送岔地场了吧？”

女人笑笑道：

“这不是俺家的地吗？小时我来过……”

“你是哪村的？”

“杨家寨呀……”

“我怎么不认得你？你是哪家的？”

女人脸红了，拭了把额上的汗水。

“你瞧，那不是俺兄弟，书国……”

“姐，你来啦。”李书国放下背上的粪筐。

“俺来送饭的……”

“嗯，你该来。咱家那两个女人，一个挺肚子，一个带吃奶的……”书国转向孙树礼，“不认识她？看你眼珠子瞪的……那不是俺蓉子姐！姐，这是孙树礼，树礼大侄子！”

蓉子急忙打开篓子上盖的白包袱皮，拿出花瓷碗，从砂罐里往碗里盛水。

孙树礼目不转睛看着蓉子，直到她双手递上一碗水，叫他一声：